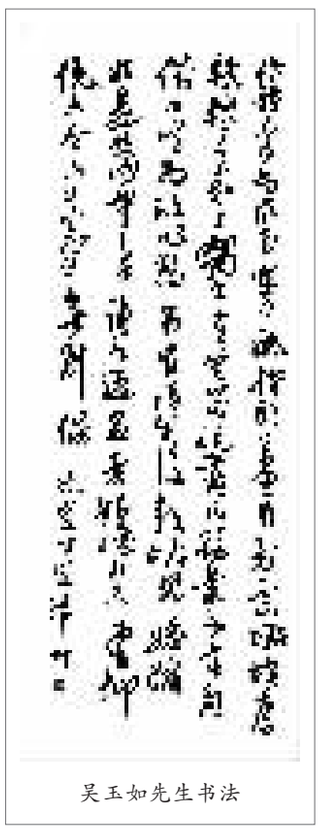
吴玉如先生

冯骥才

我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学习古文,求教于吴玉如先生。这事见于收藏家张重威先生的《默园日记》中:

“1962年9月9日。冯生骥才来,持吴玉如复书。午后酣睡,四时起,访叔弢谈书,小坐归。”

那年我二十岁,常常因看不懂古画上题写的诗文而苦恼,父亲叫我去找张重威先生。张先生曾在中南银行做事,同时间我父亲在大中银行做事,彼此熟识。张先生家住睦南道,与我家邻街。住所是一座折衷主义风格的两层楼房,前后大院,杂树环合,幽静宜人。一层一连两间大屋是客厅和书房:满房皆书柜;由于房间阔大,中间书柜还加了两排,书柜的玻璃透出里边齐齐整整摆放着的线装书,十分诱人。柜门挡不住柜内浓郁的书香。书香乃独特一香,书香最香。


吴玉如先生书法

那时,津门是海内外经济、社会和文化交融与交流之地。旧英租界的五大道居住着不少寓公,都是声名赫赫的书画及古物的收藏名家。还有一些是实业家,手中阔绰,学养又高,亦好收藏。闻名遐迩的有罗振玉、张叔诚、周叔弢、徐世章等。张先生这则日记中所说“叔弢”,即周叔弢,文物古籍的收藏大家,与张重威先生爱好相同,又家住对门,常常互访,一起谈书论画。

张先生所藏古籍有个强项,是方志。他见到了我,也不问我懂不懂,就从柜里拿出他新近收藏的一部方志《畿辅通志》,高兴地将这版本盛赞一番。随后就到书桌前坐下,取一纸便笺写了,边说:“我把你介绍给吴玉如先生,他的学识比我好。”

我便认识了吴先生。

吴先生住在五大道最南边的马场道,与张先生这里也是邻街。他的居所是一座破旧的三层小楼,院内堆满废弃杂物。先生住在一层楼里外两间狭仄的小屋,书籍成堆,高处及顶,遮蔽了墙壁;一张小桌既是生活家什,也是书案。先生是书法大家,偶尔写字,要先挪去桌上的茶壶水杯及其他东西。先生写字好用一种叫做棉连的单宣;用墨时加水,先生好用淡墨,他说墨里加水才是活的,并嘱我画画时一定要“惜用浓墨”。

“惜用浓墨”就是“惜墨如金”的要领了。

先生授业的方式也不同他人。他与我的谈话中,知我此前古文没有任何功底,便从《古文观止》和唐诗入手,开篇就讲《后赤壁赋》和《秋兴八首》。先生讲课不用书,书在他肚子里,他背诵一段讲一段,一边用毛笔写在纸上。讲到一些文字,他会再用《说文解字》分析造字的本意。有时,讲了一大段,他突然停住,叫我背诵出来。他用这办法迫使我强记。古文的功底,最基础的便是背诵了。

历史上的名人,活着的时候并不“伟大”。先生生活得拮据,偶尔会给出版社古籍的出版,做些校勘的事,收入有限,偶尔能见到他的尴尬。他的一个学生是睦南道上富家子弟,长得白白胖胖,姓陈,父母怕他不学无术,长大难成气候,便拜先生为师。先生待他特殊,上门授课,每次授课那家人都会给先生备好一顿上好的午餐。一次我上午去先生家求教,临走时先生写了一个便条,叫我路过睦南道时给这家人送去。先生在这便笺上只写了一行他特有的飘逸秀劲的小字:“午餐不过,晚餐当过访尊寓也。”这并非为五斗米折腰,而是那时一位文史大家真实的生活境况。

我画室曾挂过一幅中堂,是我摹写郭熙的《溪山行旅图》,那幅画是我得意的大幅摹古之作。先生看了,心喜,曾在画面正中题跋百余字,以资鼓励。可惜后来被扯毁了。先生在授课时随手在一些毛边纸上写出的俊逸遒劲的小楷,也都随风而去。然而我受益于先生的,无论是学识还是孤高自守的精神气质,却始终在我心里。

丰子恺讲的故事

卫建民

今天收到《子恺遗墨——丰子恺宇宙风插图原稿》,是一位家乡朋友编的。当年,林语堂在香港主编《宇宙风》这份散文半月刊,丰子恺是供稿人之一。

朋友的编辑方法,是把少见的十几幅漫画和《宇宙风》目录页影印,让读者既能欣赏漫画,又能窥见杂志概貌。编者又选编丰子恺自述的十几篇文章,再选同时代人对丰子恺的回忆及评论,《子恺遗墨》就显得内容充实,成了一册新书。

年轻时,我读过丰子恺的散文,读后还写了篇札记,发表在《散文》月刊。在北京报国寺,我买到一封丰子恺的书信,很高兴地去琉璃厂装裱,现在还挂在客厅里。有时上街,我总会在公益广告栏瞥见他的漫画。

欣赏完《子恺遗墨》,想起丰子恺在《缘缘堂随笔集》里的《吃酒》,觉得很有趣味,便想推荐给朋友看看——

……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饭米,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饭米,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下酒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岳坟旁边的一家酒店里,拣一座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钓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一浸,不久取出,虾已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

此人常到我家门前的岸边来钓虾。我被他引起酒兴,也常跟他到岳坟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问姓名。我们都独酌无伴,就相与交谈。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你倘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和蚯蚓。但蚯蚓龌龊,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你看,它现在死了,还抱着饭粒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米。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须花钱,而且新鲜得很。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

丰先生用这篇散文为一个邂逅的西湖人物画像,读者既可看到他观察生活的认真仔细,亦可欣赏到钓虾者的生活态度。

酒友记

李木心

北方老家的老百姓说“酒是粮食精”,走亲访友,娶妻生子,逢年过节,一定要喝几杯酒,才叫热闹高兴。我也偶尔小酌一两杯,一如兴致所起画幅小画。

喝酒一般是兰陵沉香或二锅头之类,有幸喝到一杯好酒的话更是回味无穷。品味酒之醨醇,好酒友才是最重要的。志同道合,便宜酒也有滋有味;话不投机,再贵的酒也喝不下。

我有个十几年的酒友柴棒。从白酒到啤酒,从红酒到洋酒,再到自制米酒,一路走来,我们是真喝酒,喝真酒,相互吹捧,相互贬损,乐在其中。佐酒的菜通常就是一碟花生米、几条时鲜小鱼或者一碗水煮菜心,轻轻举杯,浅斟慢酌中度过一两个小时,小到芝麻绿豆,大到家国情怀,都在小酒的滋味中一同品饮。

某个周六,柴棒的发小来珠海看他,自然免不了喝一杯。柴棒开了一瓶贵州产的白酒,一边说这瓶酒珍藏多年不舍得喝,一边慢慢倒进玻璃分酒壶。菜还没有做好,老友们海阔天空地聊着,感觉有丝丝缕缕的香气氤氲缭绕,如钓鱼的丝线直往我鼻子里钻。

菜肴一一摆上来,柴棒给大家倒酒,酒一入口,温柔得像清晨从山坡上滚动而来的轻雾,香气熏染着喉咙,暖暖地滋润而下,煞是甜美。

小酒怡情,喝了酒我还是我,但白素贞就惨了,因雄黄酒而露出原形。莫说戏里,就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酒后亦会露出真性情。最讨厌的是有人借酒装疯,于是酒成了替罪羊。酒有什么错呢?所以,喝酒千万要量力而行,尤其是酒友要好好挑,光火眼金睛不够,还需要用时间过滤,能十几年隔三岔五一起喝一杯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切记且行且珍惜。

敬畏时间

赵长春

只有一样事物是不会古老的,那就是时间。只有一样事物是有计算单位但无限的,那就是时间。梁晓声说的。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的先人早早就对时间有所感悟。

他还说,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计算的单位;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涂上了人性的色彩;因为有了人,时间才变得宝贵;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它自己的简史;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一切的意义……忽然觉得,在时间面前,有所坚守,才是人生值得,这一辈子才有点意思。

●网络新词语

内胆

曹珊

“内胆”指容器的内芯,有人用“内胆”来称呼人偶演员,但是这个称呼是对人偶演员的不尊重。

在主题公园里,时常可以看到可爱的卡通角色人偶,由人偶服里面的演员来控制人偶完成各种动作。之前一则新闻说,某网红卡通角色人偶在与游客互动的过程中,态度敷衍。事件发生后,有人马上将人偶演员与角色分割以维护角色形象,并称人偶演员为“内胆”。随后,因被认为不尊重演员,“内胆”这个称呼引发了比较多的争议。

人偶演员并不是一份简单轻松的工作。人偶服非常沉重、闷热,结构复杂,演员在里面无法正常活动,被人轻轻一推就有可能摔倒。此外,人偶服会放大拍击的声音和痛感,出于安全考虑,很多公园不允许游客和人偶发生肢体接触,但游客拍打人偶的现象仍然存在。

如今,主题公园发展迅速,如何让人偶演员受到尊重与保护,是需要园方认真考虑的。

春分漫记

杨仲达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这是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的诗,一千多年以来,他所写的心事一点也不过时。倘是居家的人,父母、爱人、朋友在侧,生活相对安定,就不能体验游子之情。我在行伍之中历十余年,就每每惊心于节气之变,在某个时刻,这种惊心突如其来。

这首诗的题目为《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江南的早春,在诗中已经春意盎然,然而北方的春天则都是晚且短暂的。春分时候,春天其实已经过半,但北方仍然是一副腻腻歪歪、混混沌沌的模样。

春分总让我想起北京。我的母校解放军艺术学院地处魏公村,门前就有公交站,在众多的车次当中,有一辆是320路,那是我们前往海淀的深处,去人大、中关村或北大、清华等地的车;当然,那车也到香山。有一次,我在车站遇到教我们现代文学课的老师许福芦,他说他每周都要坐车去香山,从山门爬到鬼见愁,然后再原路返回。这一半是锻炼身体的需要,一半也是一种修行。当时我没有这个定力,因为学业之故,自然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但见贤思齐,心向往之。

北京其实也是山城。那时候我们在教室里就可以看见山,当然喽,春分时节自然不能。因为那个时节正是北京漫天黄沙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少年时曾到北京旅游,记得全天昏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沙尘暴这个词——此后几年,每届此时,京津一带就是这种天气,及至我到北京求学,依然如故。这种天气的转好,绿水青山的明丽,是后来的治理的结果。

沙尘之外当然还有雨水——并不一定是清明时节才会雨纷纷,春分时候就可能有了。记得2000年的3月20日,那天正是春分,北京下起淅淅沥沥的雨,我穿着一套西装,在白石桥路(后为中关村南大街)和一同学散步,当晚走了很远。大约就是那年春天,我还曾写过三首歪诗,我还能记得句中关于雨的描写,是“青衫湿太少,春雨贵如油……”和“小桃淋细雨,出水愈娇妍……”节气日期的基本规律,是“上半年是六二一,下半年是八二三”,但每年也略有不同。我之所以记得那年春分的准确日子,因为那天是那位同学的生日;也因为我们所常坐的320路公共汽车。

雨水、惊蛰都过了,万物复苏,北国柳吐黄绿,桃花也已次第开放,因品种不同,颜色不一,红、白、粉的桃花开开落落,一直要到清明以后,谷雨之前。“翻遍唐诗无好春”,这样说虽然绝对,但是“一春能有几日晴”?不过才晴一两日,就又经一次降温,风雨催杀,桃李凋零,正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北方的春天就是这样冷峻,无常且无情,所以,当花一旦绽放,就到了伤春惜春的时候。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李清照的这首《声声慢》写的是秋天,若用在春天,“最难将息”亦很传神。如果说在立春时节,对春是迎与探,而在忽冷忽热、阴晴不定的春分时节,触景而生的自然是伤与惜。而就在这阴晴之中、风雨之中、冷热之中,也在心情反复之中,清明就翩翩而来了。

一张借条

韩铁铮

英国人濮兰德1883年来中国,考入海关,在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手下做事。后任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兼任《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他对晚清内政外交很了解,曾与贝克豪合著《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

这本书收录了李莲英的一张借条。从借条来看,虽然说不上他有多么深厚的书法造诣,但字写得的确工整。被借钱的“王七老爷”估计是个富商,李莲英先说了说客套话,表示自己想和他叙叙旧,并且祝他身体安康。然后又说,“弟自愧囊空,伏仰七老爷暂借银票一千五百两给与去人急速带回”。名义是“借”,实际是以他仰仗的后台咄咄逼人,伸手要钱。这张借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官场的腐败。

空房子

莫小米

很多年前,我上了不脱产的广播电视大学,平时听课用小收音机,每周面授一两次。面授都安排在晚上,教室在一栋九层楼的顶楼。班主任是位八十高龄的老先生。

下课将近晚上10点,我与老师走在后面。坐电梯下楼,走出大厦,老师说:“哎呀,我把文件落在抽屉里了。”

我自告奋勇:“我帮你去拿。”

此时城市还是灯红酒绿,我没想到走进一栋空楼有那么可怕。电梯上升,门打开,面对一条漆黑长廊,会议室在长廊的那一头。每走一步都有回声,仿佛有个人从另一头走来,慌慌张张地寻找电灯开关,自己的呼吸声都变得粗重……拿了东西,我夺门而逃。

神秘莫测的门、转角、楼梯……空房子的恐怖,绝对不在荒郊野岭之下。

因此看到几位胆敢睡“鬼城”的年轻人,又好奇又佩服。

郊外别墅区,高过人的草丛中能见到锈迹斑斑的栏杆,城堡造型,水泥外墙,没有玻璃的黑洞洞的窗,散落的布鞋、毛巾、草帽和手套,表明这里曾有人洒下汗水。到了晚上,漆黑一片……

某个曾经的“地标式建筑”,水泥钢筋结构已完工,体量惊人,人站在底下,就像蚂蚁一样渺小……

进入某座城市,车窗外掠过黑森林一样无边无际的空置楼群,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

“鬼城”里藏着多少人的失意?

这个号称“二打六”的团队,都是艺术专业的大学生,近年来他们从南到北,潜入过三十多个“鬼城”,用砖头垫起小桌板,烧水,喝茶,生火,做饭,搭帐篷过夜……把日常生活移植到“鬼城”,将内里角角落落的情形展示给人们看。

其中一位人高马大的负责守夜。其他人睡了,他就坐在营地外围守到两三点。

不是怕鬼,是怕人。他们撞见过一帮人藏在废宅子里赌博,还见过吸毒者留下的针筒。

有次去一个“鬼城”踩点,刚翻进围墙,就发现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工拄着拐杖看着他。对视了一会儿,几只鸡从他们中间跑过。不少农民工住在这儿,有人拉起绳子晾晒一家老小的衣物,还有做饭的厨房。或许这里的每一面墙,都是他们一砖一瓦砌起来的,但他们可能穷尽心力也没法在城市里真正安家。

大学生们撤了,让他们住吧,他们才是该住的人。人没有房子,变成流浪者;房子没有人,成为“鬼城”。

野兽的声音

赵恺

石头,记忆之骨骼。

长白山是经典的东方山脉,我居住的峰峦叫作虎背岭。兀兀磔磔,挺身而起,虎背岭,大地诗碑。曾经的火山口,黑雪一般覆盖着玄武岩,一脚踏上,璀璨斑斓叮咚一片,那个声势就像李白笔下的“飞流直下三千尺”。当年鬼子追击杨靖宇试图进入虎背岭,才走一半,摔死一个少佐参谋长,他们抬着尸体撤了。

我去虎背岭自然保护区,一为防火,一为禁猎。覆盖虎背岭的是一片原始大森林,大森林里有一个珍稀树种:美人松。人迹罕至,猛兽深藏:美人松群落里出没东北虎。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估计,在东北也就是十只左右了。再不经意保护,作为一个兽种,就很可能灭绝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于是长白山曾制定法规:杀伤一虎,徒刑十年。这在三四十年前,应当是十分果决、十分严厉的举措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张虎皮当时就值三四千块,遑论虎骨?

于是有了森林监察哨。

于是我上了虎背岭。

监察哨离天池六七十里,夜深风静,隐隐听得见瀑布轰鸣。树段作墙,树皮作瓦,我把自己的窝棚唤作“汤姆叔叔的小木屋”。一座坚实的小木屋,一座温暖的小木屋,一座童话般令人心驰神往留恋缱绻的小木屋哦。我在小木屋里生活了整整三年。

事情出在第一个冬天。

大雪初晴,阳光如瀑,下午两三点钟,开始例行巡查。在悬崖和森林的接合部,突然出现野兽的声音!那种声音是地狱的声音:凶悍孔武、柔弱稚嫩、悲惨痛楚,三种感觉挣扎在一起,缠绕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分不清是呐喊、是求助,还是屈辱无奈的呻吟?我迅速作出判断:陷阱,困兽,幼虎。使我困惑的是:这位少年山民究竟是如何走出巢穴,又如何中了偷猎者圈套的呢?

果然是一只幼虎,它的娇小柔弱让人想到猫。当然它是虎,一只涉世不深、误入陷阱的虎。它的后腿折断,被钢夹狠狠咬在金属利齿上……

星期文库

归山之一

别来沧海事

——我的租界往事

汪兆骞 著

现代出版社

五、兴隆街九十九号

1945年,父亲在建国道北与之平行的兴隆街九十九号购置了一栋二层带一小院的楼房。小楼面街,对着成T字形南北走向的于厂大街。兴隆街位于海河之东,是天津一条古老的街道,一度非常繁盛。史料记载,明宣德至成化年间,天津有五大集市分布城区。至弘治六年(1493),又在天津城周边添设五集一市,其中有河东一带的粮店后街和与它相垂直、东西走向的兴隆街。据父亲讲,有一次,爱出游的乾隆爷巡幸天津,由大学士刘墉随驾,船至三岔河口登岸。乾隆爷先到望海寺拜佛,又至崇禧观拈香,然后骑御马来到一条街巷,乾隆爷见商贾云集,一派繁华,便问身边的刘墉:“这等繁荣之街,何名啊?”刘墉便道:“尚无名,请皇上赐名吧!”乾隆爷遂赐名“兴隆街”。从此,兴隆街更加繁荣,甚至超过了海河西久负盛名的通济集。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又破北京。洋人在天津建了租界。兴隆街以货场大街为界,东段划为意租界,改称“富梅道”,西段属奥匈帝国租界。其将大马路(今建国道南侧)的水坑填平,修了有轨电车,开辟平安街、寿安街、庆安街及今民主道、进步道、自由道西段的道路,使与东浮桥(建成铁桥后称金汤桥)相连的大马路成为一条新的商业街。

兴隆街划给奥匈帝国租界之后,将街南的地段以永租实价卖给了华人,建起一些两层的楼房。我父亲买的楼房,就在其内。奥匈租界有两座影剧院。一座是新东方电影院,后改为东亚电影院,在粮店后街。另一座就是东天仙戏院,在武侠小说名家白羽寓所的北面。京剧和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李桂春的宅第达子楼,就横在兴隆街和建国道之间的庆安街。我就读四年的第二中心小学,设在兴隆街西粮店前街南口东侧的一座大庙里。出学校西门向北,进粮店前街,不足百步,就是李叔同的故居。

后来,听父亲说,他在奥匈租界兴隆街买房产,是为了做生意方便。因从冀东到天津的船只可在金钟河停靠,于是河北来天津的客商逐渐多起来。后河北两个商人,在金汤桥东开设货栈,取名大昌兴货栈。到这里的生意人,清一色为冀东昌黎、丰润、乐亭、玉田、唐山等地客商。多年后,发了大财的冀东人,都在奥匈租界买地盖房,成为邻里,形成一股足以影响天津商界的重要势力。河北籍的政界名人也云集于此。像直隶河间人,1917年担任过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下野后就住在民主道。大沽人,北洋时期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曹锟,家住进步道九十四号。1920年出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在大马路二十三号有宅第。曾任北洋陆军总长的鲍贵卿,在平安街八十一号购置中西合璧的豪华花园式公馆。曾任湖北省督军、两湖巡阁使的王占元,在奥匈租界有多处房地产。桐达李家——李叔同故居,就在粮店前街东侧和粮店后街六十号等两处。

西南三千里

杨潇 著

原刊于《收获》长篇小说2021春卷

六十七、突然的孤独感

上午10点35分,居然响起了春雷,雷声很低,雨线很密。11点半,雨小了,舞阳河变成了一个碧绿狭长的湖泊,打着花花绿绿伞的游客开始涌上祝圣桥。是时候出发了。吃了顿平庸的酸红汤米线和同样难吃的馒头后,和八十年前的旅行团一样,我打着伞,在细雨中出发了。

由东往西贯穿镇远,走的是新中街,旧时府城街从东到西建有六座牌坊,本地顺口溜讲,“头牌一枝花,二牌盖过它,三牌金锞铺,四牌油炸粑,五牌开马店,六牌烂豆渣”。【段文浩《旧事忆述:段大叔摆镇远故事》,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从前的六牌是无业游民所居的偏远地界,现在是新城,人行道上被雨打湿的瓷砖奇滑无比,我小心翼翼地在有花纹的盲道上走了一会儿后,决定到主路上与车同行。

县城边缘位置,有一个高大板正的小区,名曰“好美溪上”,过了小区门口,共和街变作306省道,水泥路也成了柏油路,走起来就格外踏实了。中午12点半,我完全走出城市,进入一个大上坡,路旁有镇远的大宣传牌,“心居何处,自在镇远”。左边和前面都是很高很陡的山。山顶被雨雾罩着,山腰能看见青黑色的喀斯特岩壁,草木间还露出几根等距的白色“火柴棍儿”——应该是公路边的电线杆吧?初看时不免不怀疑自己,真的要走到这么高的地方吗?

走了许久,旁边的卡车和我一道喘着粗气。迎面下来一辆救护车,凄厉地叫着,我的心也跟着收紧了。能看见前面高处的隘口了,上面有个牌楼,不知是不是文德关,就这么耸立着,逼视着,和想象中一夫当关的地方一模一样,想到自己正朝它进发,我又兴奋起来。又走了半天,公路向左一个急转弯,这里已经很高了,站在路边往下看,镇远慢慢消失在盆地的雨雾里,正如我也慢慢消失在山腰的雨雾里一样。但盆地里还有十来个瘦瘦的“火柴盒”,矗立在那里,与大山的尺度一比,显得脆弱危险——然后我意识到,那不就是好美溪上吗?生活在那里的人肯定不会有这种视角的。

过了急弯又是长坡,更陡了,下坡一侧减速带连减速带,下行汽车掀起阵阵水雾。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非常孤独,好像被这雨悬置在某个不上不下的时空里——疏离之人享受在路上的自由,也要面对特定时刻袭来的虚无。八十年前一位学生感叹的是,自己幸而有这么多同伴,“假若一个人走这一条路,心理上必另有特殊的感觉,四望都是大山,没有人家,没有行人,走累了求一树荫休息都不成。”【德瞻《贵州步行记》,《宇宙风》,1938年,第75期。】

听懂另一半

【美】黛博拉·泰南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九、男孩女孩的两个世界

如果女性使用的是一套有关人际关系和亲密性的语言,而男性使用的是一套有关地位等级和独立性的语言,那么两性对话堪称一种跨文化交流,很可能因不同交谈风格的冲撞而受害。让他们使用的语言产生区别的不是地理,而是性别因素。

认为两性成长于不同世界的论点可能一开始听上去很荒谬。既然兄弟姐妹拥有两种性别的父母,生长于相同的家庭,那么他们是从哪里习得了不同的言行风格呢?

即使在同一个街区、同一栋楼或一个屋檐下长大,男孩和女孩成长中接收到的言语信息仍是不同的。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对他们说话,也期待和接受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答。最重要的是,孩子们不仅会从家长那里,也会从同龄人那里学到如何说话和交流。

人类学家丹尼尔·马尔茨和露丝·博克尔进行过一系列研究,他们总结认为,男孩和女孩会用不同的方式对朋友说话。虽然男孩和女孩经常一起玩耍,但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是身处于同性群体中。而且,虽然他们进行的一些活动是相似的,但他们最喜欢的游戏是不同的,他们在游戏中使用语言的方式也构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男孩们倾向于在户外玩耍,组成有等级结构的大群体。他们的队伍里会有首领,他会指挥别人做什么、怎么做,并抗拒做其他男孩提议的事。这种较高的地位是通过发号施令并让其他人遵守的方式获得的。男孩们获得地位的另一条途径是成为同伴的焦点,具体方法有讲故事或笑话,转移话题或挑战其他人讲的故事或笑话。男孩们的游戏总是有赢家和输家,以及精心制定的规则体系,那些规则也常是男孩们争论的对象。最后,我们还常常会听到男孩们吹嘘他们的技能,争论谁在某件事上最强。

女孩们会组成小群体或结对玩耍。一个女孩的社交生活的中心是她最好的朋友。在女孩的群体中,亲密关系是关键,她们的“地位等级”是通过比较亲近程度决定的。在她们最常玩的游戏,比如跳绳和跳房子中,大家轮流参与,每个人都有机会。她们的许多活动(例如过家家)是不会分出输赢的。女孩们不会发号施令,更倾向于用建议的方式表达偏好,而建议是很容易被他人接受的。

当男孩们说“给我那个”和“出去”时,女孩们会说“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吧”或“做那个怎么样”,除此之外的表达方式都会被指责为“专横跋扈”。她们不争夺焦点位置——她们不想要——所以她们就不会直接挑战彼此。而且在很多时候,她们只会坐在一起,开始聊天。女孩们不习惯于用明显的方式谋取地位;她们更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得到他人的好感。